

高罗佩《断案集》译后记(上)

□张凌

此书中的八篇小说,并非创作于同一时期。1958年前后,高罗佩先生担任中东公使时,在黎巴嫩贝鲁特写出了《莲池案》《太子棺》《除夕案》,并在1958年将《除夕案》自费印刷了两百本,作为新年礼物赠送给友人,名为New Year’s Eve in Lan-Fang:A Judge Dee Story,英文本由贝鲁特的天主教印刷社(Imprimerie Catholique)出版,荷文本由荷兰范胡维出版社出版。

1961年,荷兰范胡维出版社(W.van Hoeve Ltd.)出版了荷文本,名为《狄公六案》(Zes Zaken voor Rechter Tie),收入六个短篇,除了以上三篇之外,还包括《公文案》《两乞丐》《夺命剑》,并有前言后记。其中《莲池案》的插图有所不同。

1967年,此书的英文本由英国海涅曼出版社(William Heinemann Ltd.)出版,名为《断案集》(Judge Dee at Work),收入了全部八个短篇,并附有作品年表。

1969年,范胡维出版社推出了另一种荷文本合集,以《五祥云》(Vijf Geluk-brengende Wolken)作为书名,收入《五祥云》《雨中客》《晨之猿》。此后出版的荷文本,一直沿用《狄公六案》与《五祥云》这两种结集体例。

《公文案》的英文篇名为The Red Tape Murder,其中的red tape,既可指缠在箭杆上的红丝,也可引申为官僚文章与文牍主义,在此应有双关之意。高罗佩先生在写作时一向注重首尾呼应,此案起于遗失的公文,结尾处再度强调公文,可谓合情合理,而红丝只是在查案过程中出现的另一条辅助线索,故此译者选用“公文”而并非“红丝”作为篇名。后来经友人提醒查对荷文本,发现并无“红丝”这一因素,而且篇名Moord en Ambtelijke Haarkloverij中的Ambtelijke Haarkloverij,意为繁缛公文,由此证明先前的推断无误。

《莲池案》中的施明,猜测是来自《漆屏案》后记中提到的施明,出自《棠阴比事》之《陈具饮饌》。关于此篇借鉴的《蒋常觐姬》,高罗佩先生在译著《棠阴比事》英文本中的《蒋常觐姬》一则后作有注解,分析了此案的不合情理之处,并显然在借鉴时有所避免。试译该注解的全文如下:

蒋常在客店众人里没能发现疑犯,于是设法在全体村民中寻找凶手。为了诱使凶手自我暴露,在开堂之后,蒋常留下了一名原在店内的老姬,天黑之后才让她离去,心想由于她年事已高,且又在夜晚时分,更加容易隐蔽,凶手便会上前打听有关查案的消息。不过有一点并不清楚,即那名男子第三次与老姬搭话时,蒋常为何不命人拘捕他。另外,蒋常为何要召集全体村民,也是令人不解。惟一的解释似是为了证据确凿,以免被皇帝批评为故意构陷无辜之人。还需指出一点,《折狱龟鉴》的编者略去了村民共有三百人这一节,并让蒋常在凶手第三次接近老姬时就捉住了他。

关于《夺命剑》中提及的女伶生活,或可参见高罗佩先生的著作《中国古代房内考》第九章中关于元代艺妓的一段记述:“这些戏中的女角多半是由妓女充任。所以从那时起,演戏也就成了艺妓和妓女日常训练的一部分。元代有一位只知其姓黄的学者写了一篇《青楼记》。该文描述了不下七十个艺妓的经历。她们当中有许多就是因为擅长唱歌和演戏而出名的。从《青楼记》的这些小传中可以看出,这些女子的一生是多么坎坷不平,它们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动荡不安。有些歌女被富人买去做妾,然后又把她们的推给另一个人的私人戏班,最后或者嫁给戏班班主,或者辗转重操旧业。另一些女子则成了道姑,在帝国的各大城市间流浪漂泊,一会儿当演员,一会儿当妓女,聊以为生,最后穷困潦倒,或被汉族官员,或被蒙族官员收为姬妾。书中也谈到男演员,他们职业低贱,收入菲薄,妻子和女儿常常不得不依靠卖淫来补贴家用。”

309

大河剧《八重之樱》的开头相当精彩,也有历史感:主角山本八重,是会津藩炮术师(“炮”其实是枪)之女,在戊辰战争中率领本藩女兵对抗官军(打着天皇名义的长洲、萨摩联军),有“幕末的贞德”之称。而在这场战争中大量使用的新式武器,却是因美国南北战争结束而转卖到日本的剩余军械——所以幕末的时代剧,却是以美国内战作为序幕。这顿然让我想到了中国。

南北战争结束于1865年。在中国,正是在一年前,天京(南京)陷落,太平天国之乱平定,是为“同治中兴”;在日本则相反,正是在

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三九



新书快递

断案集

[荷兰]高罗佩著 张凌译  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本书包括八个短篇。《五祥云》讲述公元663年,狄公任蓬莱县令时,独自勘破贺夫人自尽一案;《公文案》讲述公元663年,狄公任蓬莱县令时,由马荣乔泰协助,勘破苏把总被害一案;《雨中客》讲述公元663年,狄公任蓬莱县令时,独自勘破当铺掌柜被杀一案;《莲池案》讲述公元667年,狄公任汉源县令时,由马荣协助,破获老诗人孟岚被杀一案;《两乞丐》讲述公元669年1月15日,狄公任蒲阳县令时,与洪亮勘破教书先生被杀一案;《夺命剑》讲述公元669年,狄公任蒲阳县令时,与马荣乔泰勘破卖艺少年被害一案;《太子棺》讲述公元672年,狄公任兰坊县令时,在大石口县,独自勘破两桩疑案;《除夕案》讲述公元674年,狄公任兰坊县令时,独自破获了一桩离奇案件。

万火归一

[阿根廷]胡里奥·科塔萨尔著 陶玉平译  
南海出版公司

在有限逼仄的空间内,将自身的意识和想象发挥到极限。午夜的公路上、飞机的机舱内、冰冷的病房中、玻璃穹顶的天空之下……科塔萨尔的笔下诞生出一个个奇特扭曲、坚韧隐忍的灵魂,他们挣扎着逃脱既定的命运,即便火焰已不可抵挡地团团包

一年后,长洲、萨摩两大强藩结盟对抗幕府,走向了倒幕运动的高潮。而倒幕运动成功的关键之一,是他们通过英国军火商获得了来自美国的七千多枝新式枪支,其性能比幕府军(会津藩是主力)的旧式枪支要优胜得多。可以想象,若当时太平天国仍未平定,这些枪支更可能会流入中国的。

表面看起来,清朝平定太平天国是幸事,可也因此,美国的旧枪支流入了正在走向战争的日本,而非结束了战争的中国。这样,清兵就错过了一次熟悉新式枪械乃至新式军制的机会。而在近三十年后的甲午战争中,正是更熟悉新式枪械的日军打败了清军。

反读书记(一零九)

□胡文辉

照我们一般的印象,大约都觉得甲午之败,是败于海战;但仔细想来,甲午之败,实败于陆战!要知道,在黄海海战中,北洋舰队虽受重创,但主力尚存,后来是由于日军抄后路攻占威海卫炮台,海陆夹击,才造成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。也就是说,真正决定甲午战争结局的,可以说是围击威海卫炮台的陆战。(日军的这一战略,后来在日俄战争中以更大规模的方式重新演示了一次:日本陆军拼死攻下旅顺口的俄军堡垒,遂能全歼困守在旅顺港内的俄国舰队,由此一举决定了日俄战争的结局。)

如果中国大兵早些熟悉西洋新式武器,甲午时的陆战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呢?这就是历史因果的复杂之处和微妙之处了。

“对‘红楼梦’三个字不要看得太重”

□钱之俊

1954年10月,毛泽东的一封关于《红楼梦研究》问题的信,让一场针对俞平伯的批判在全国展开。文学所内同样也展开了批判。主持业务的副所长何其芳反复强调这是学术批判,批判前为批判会定好了调。

当时讨论会确定了五个问题,第一个问题是:《红楼梦》中有无色空观念,如果有,在全书又占据怎样的地位?钱锺书在一次批判会上对此作了发言:

钱锺书感到俞平伯把“色空”二字看得太实了。钱锺书认为做和尚在当时不一定就是最坏的。鲁智深、武松做和尚,也好像可以做得;明代有许多民族英雄人物也做了和尚;对“红楼梦”三个字不要看得太重。莎士比亚在一些戏剧中也有过人生如梦的感慨,但不能说他具有佛家思想。我们应该说像贾家这样的人家,做了许多坏事,结果自然就是坏结局。(马靖云《文人相重》)

钱锺书的所谓“批判”实际极其平和,他对俞平伯还是比较尊敬的。俞平伯算得上是钱的老师。钱锺书1929年考进清华外文系时,俞平伯是中文系讲师,都属于文学院。解放后,俞平伯在北大中文系,钱锺书在清华外文系。1952年院系调整,他们都分到文学研究所,后同在古典文学组共事。1956年,文学所评定职称,文学所内确定了三个一级研究员,钱锺书是一个,另外两个就是俞平伯和何其芳。但何其芳自己改为了二级。

“文革”期间,钱锺书和俞平伯都受到批判,曾一起下放干校,一起劳动、搓麻绳。马靖云回忆,“文革”十年,老文学所三楼,二十几位专家,包括俞平伯、钱锺书,都被关在里面写交代材料。对“文革”期间钱锺书的表现,马靖云印象深刻。她说:“那个时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钱锺书,他头脑极其清楚,处事极为淡定。”(《文人相重》)

“文革”以后,大家都受到平反。1977年,他们又同住在三里河南沙沟一个小区,俞住11号楼,钱住6号楼,来往较多。1978年11月,余英时任团长的美国科学院汉代研究观察团四人来大陆访问,钱锺书、余冠英在俞平伯家接待了他们。1981年11月,钱锺书介绍俞平伯为马汉茂译的《浮生六记》作序。1981年12月,钱锺书介绍香港《广角镜》月刊采访俞平伯。1982年2月,钱锺书夫妇去俞家看望俞平伯,家人未通报,以致未见。俞平伯知道后极为生气,特让女儿赶到钱家致歉。

在担任副院长期间,1986年1月21日,文学所举办纪念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庆祝会,钱锺书参会。会前,所长刘再复征求钱锺书意见,他非常明确地说:“你做得对,我一定出席你的会。”开会时,钱锺书与俞平伯、胡绳等坐在主席台。会议成功举办,钱锺书会后对刘再复说:“会开得很好,你做得太对了!”(刘再复《钱锺书先生纪事》)

钱锺书很少参加这类会议,也很少对同时代学人有这么客气甚至推崇的态度,俞平伯是少数几位之一。俞先生长钱锺书10岁,家学渊源(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),为人正直善良,性格豁达,新旧文学皆有成就,又是清华师辈,钱锺书的尊重不是无来由的。